

生活中的一種修行

潘文山

前幾天一位朋友來訪，因她長時間都在花蓮很難得有機會回台北，於是撥了一天的時間陪伴她。我原本認為她是公事煩悶才上台北找朋友透透氣，但基於隱私權我並沒有刻意探詢她來台北的用意。一路上我一直找機會開導她、鼓勵她，並且還和她說了一些佛教因緣等話題，但她始終是心事重重。

直到晚上吃飯的時候她告訴我，她很困惑不知道如何決定，我問她可否讓我知道困惑的原因？她淡淡的笑著說：謝謝我一路上的安慰。原來，公司突然要調她回台北，她覺得非常不習慣也捨不得花蓮的朋友。

她的一番話突然讓我感覺到原來自己在成見之中，自我的觀念很重，真是謝謝她。

送她到機場後，我搭乘一部計程車，並且說明要去的地點。司機問我：「要走最短的路，還是走最快的路？」我當時不解的說：「最短的路不就最快的路嗎？」司機很專業的回答：「當然不是。現在是下班的時間最短的道路會塞車，所以可能要用比較長的時間。如果你趕時間，不妨繞一點路避開堵塞，反而會早點到。」

這時除了讚賞司機的專業外，同時也再次提醒自己，看待事情絕對不能只看表面，陷於假象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所在。今天一整天的體會是珍貴的，我想生活中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一個習慣，就是面對事情總是喜歡用自己的觀念去解釋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：生活中每一件發生的事情，都是在提醒自己找到不足，修正過於執著的觀念，這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種修行。

以各組公告3篇朗讀文章為比賽內容。

參賽者於比賽當天

11/30

第二節下課親自抽題及比賽順序。

我有

胡晴堯

清早起來，可沒有賴床的時間，我得迅速的梳洗完畢，以趕上六點半不等人的校車。自考上高中以來，上學已便成一段迢遙的路途。夏天的早晨，我得和太陽一塊起床；到了冬天，我甚至還得披星出門，有時還加上了趕不上車的急迫。上了車小睡片刻，疲倦好像絲毫未減。回家時有時街燈還未亮起，天卻已像潑墨般的黑了，一路上，只有月光伴我指認回家的路。

我曾羨慕那些住在學校附近，可以以預備鈴聲為鬧鐘，七點半滑壘進校門的人。但當我要求改變時，卻發現自己已習慣在五點半與睡魔搏鬥的掙扎，和在校車上只睡半小時的精準。因此，我有一段嶄新而豐富的上學路。

我發現，趕車的早晨也可以有所不同。睜開眼，感受窗簾縫射入的微弱光線，微涼的空氣中挾帶著淡淡茶香，遠處輕航隊的進場曲響起……其實，我也有個很另類的鬧鐘。坐上家裡的老摩托車，春天的粉蝶、夏日的露珠、秋晨的涼意、冬天冷冽的風，伴我一路同行，在爸爸寬大的背後，我似乎又回到童年，是那備受呵護的小女兒。然後坐上雙層巴士，一路上只有早餐店的蒸籠騰起陣陣白煙，水果店才剛剛拉起鐵門，平日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因安靜而顯得格外寬闊，我在一車同學漸次入睡的沉靜中，看見大街小巷一點一點的甦醒，有時靜靜的凝望也是一種快樂。

傍晚回家，夏天踏著夕陽的腳步，冬天披著滿身的月色，晴天嗅著淡淡柏油路味，雨天跨過行潦川流，望向遠處的下一盞路燈，家的意義在此時顯的格外重要。

晚上，我調好鬧鐘便進入夢鄉，而明天早上，我仍將擁有一段迢遙卻多采多姿的，上學路。

十月桂花香

余麗珠

美麗的花兒賞心悅目，人見人愛。自古以來，它們總是騷人墨客謳歌的對象。我愛淡雅、清香的花，尤其對桂花情有獨鍾。它的香味溫和內斂，深吸一口沁入心脾的是喜悅的泉源、開闊的心情，彷彿對我訴說著世界的美好。

過了農曆八月桂花綻放的季節，三樓陽台上的桂花開得稀稀疏疏。零落的花朵雖然不再燦爛，空氣中依然飄散著淡淡花香，每天我總不忘與桂花來個早晨的約會，以快樂的心情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天。

今早運動回來，漫步到巷口，只聞得花香陣陣，竟是我喜歡的桂花，頓時讓我驚喜萬分。這麼濃郁的香氣，應該不只一、二棵吧，原來是游伯伯家的桂花樹耐不住好奇心，大夥兒正努力探首牆外世界呢。

揮別了繁花錦簇的生氣蓬勃，繽紛的落英如秋詩篇篇，季節更迭的美景在游伯伯整潔偌大的庭園裡竟可窺見一斑——一盆盆的樹木、花兒排放得井然有序，九重葛花蔓兒盤繞成的紫紅色拱門和修剪得整齊劃一的籬垣，真是美麗極了。不必擔心九重葛的荊棘會刺著路人，因為游伯伯會隨時修剪，不讓其枝蔓橫生。

我總愛在清晨或夜晚循著社區小路散步。漫步一畦畦田園阡陌，經過玲瓏的攝影工作室、小巧的家庭裁縫店、家庭美髮院，再繞個彎，香味迎面撲鼻而來，那就是巷口游伯伯美麗的住家。

每次路過游伯伯的家，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感激。感謝伯伯的用心，讓我能夠在詩意濃濃的初秋邂逅十月桂花香。